

这些不朽名篇
陶醉了一代又一代人

世界名著 中篇小说精品集



SHIJIE MING ZHU
ZHONG PIAN XIAO SHUO JING PIN JI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世界名著中篇小说精品集

尹考臻 主编

下 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普劳图斯在修女院中·····	〔瑞士〕迈耶尔	(1)
两姑娘·····	〔西班牙〕塞万提斯	(32)
神怪的故事·····	〔德〕歌德	(69)
茵梦湖·····	〔德〕史托姆	(98)
红色旅馆·····	〔法〕巴尔扎克	(128)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	〔法〕巴尔扎克	(163)
女妖媚人案·····	〔法〕巴尔扎克	(203)
一颗简单的心·····	〔法〕福楼拜	(261)
苏尔蒂太太·····	〔法〕左 拉	(292)
克兰比尔·····	〔法〕法朗士	(327)
克洛德·格·····	〔法〕雨果	(351)
羊 脂 球·····	〔法〕莫泊桑	(376)

。繼而由獸獸幸不昧某丁不遇，土前調由
洪梓的翻則的慧輝恢一普因土盤正出抵”，①於吉地的愛家”
站想由本張亦隨丁瞻又姓近景”，對言耀的讀其查，要此美。慕
友奇糾匪為出謝面，如燕絲粉背盤日熱自姓專站而里，②果事
本蘇利替友竟去去詣只，從想由神清雅羅同出挺不稱再姓代因，里
小本姓 數餘否知可不，人前眼挺友喜公友朴船。丁娘已部兵前良
式及滑前可前言——事站的人而變美些我育安一，舍郊而天和許
普勞图斯在修女院中①將太匪利前可又前言，利等不否

〔瑞士〕迈耶尔^②

炎热的一天过去了。傍晚，在美迪契大花园^③的一座游艺厅前面，围绕着那位大家称作“祖国之父”的科斯慕·美迪契^④，聚集了一群高雅的佛罗伦萨人，一边浅斟慢饮，一边享受那晚来的风凉。在他们头上，是明净澄碧的蓝天，随着灿烂美丽、然而色调柔和的晚霞的消散，慢慢地没入了黄昏。在这群人中间，有一个轮廊清晰的白发的头，特别引人注目，在座人们的注意，全系在他那两片娓娓讲述的嘴唇上了。然而，这位一看就富于睿智的老人，脸上的表情却是奇怪而混杂的：在那愉快舒展的额头和微笑

① 普劳图斯(约公元前 255—公元前 183),古罗马著名喜剧家。

② 康拉德·斐迪南·迈耶尔(1825—1896),用德语写作的瑞士诗人和小说家。

③ 佛罗伦萨望族美迪契家族所建,故名。

④ 科斯慕·美迪契(1389—1464),大银行家,美迪契家族的创业者,为佛罗伦萨共和国之实际掌权者达三十年之久。门下收纳了许多名作家、艺术家,被恭维他的人称为“祖国之父”,从他开始,美迪契家族统治佛罗伦萨一直到十八世纪。

的嘴角上，投下了某种不幸遭遇的阴影。

“亲爱的波吉约^①，”那位丑脸上闪着一对聪慧的眼睛的科斯慕·美迪契，在片刻的沉默后说，“最近我又翻了翻你那本幽默故事集^②，里面的故事我自然已经背得烂熟啦，而遗憾也就遗憾在这里，因为我再得不到任何新鲜奇特的感觉，只能去欣赏这种体裁本身的灵活巧妙了。像你这么喜欢挑剔的人，不可以在编选这本书时无所取舍，一定有好些美妙动人的故事——有的可能你认为还不够味，有的又可能味道太浓了——就被你从现在这公认的版本中剔除出去了。想想看！然后给大伙儿讲一个 Facezia inedita^③。在座都是熟朋友啦，既能了解你最细微的暗示，也不会为你最冒失的玩笑生气。这么一边聊一边喝，”他指了指酒杯，“你就会把自己的不幸忘记了的！”

白发苍苍的波吉约，这位从前的教士，先后做过五位教皇的秘书，后来还俗结了婚，现任佛罗伦萨共和国大臣之职。他如今已经有了几个儿子，全都聪敏过人，可没有一个有出息：适才科斯慕提起的那个似乎全城尽人皆知的不幸，就是他的一位公子给他造成的。这个不成材的纨绔子弟，以自己近乎盗窃和抢劫的行为，不只玷辱了父亲的白发，并且给作为法律保护人的波吉约，这素来节俭的人，在经济上带来了一笔为数可观的损失。

在片刻的沉吟之后，老波吉约回答说：

“那种幽默故事或者类似的合你口味的东西，亲爱的科斯慕，如今已不适合我这张没了牙的嘴啦。”他微笑着，指了指自己那口仍然漂亮的牙齿。“再说嘛，”他叹了口气，“我现在也不愿再提自己

① 波吉约·布拉契沃利尼(1380—1459)，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学者兼政治家，著有短篇小说集《Liber Facctiarumz》，曾发掘出大量古典作家手稿，普劳图斯的喜剧便是其中之一。

② 原为意大利 Facezia，指一种短小的滑稽幽默故事。

③ 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一个未发表的故事。

年轻时的那些荒唐玩艺儿，虽然从根本上看，它们都是绝无危害的；因为我在自己的儿子身上，看见我那立身行事的洒脱不羁和玩世不恭的人生观——谁知遵循的是哪条神秘的进化法则——已经蜕变成了不能容忍的放肆甚至邪恶堕落了。”

“波吉约，你这是在说教呢！”一个年轻人插进来说，“你可是那个把普劳图斯的喜剧交还给世界的人呵！”

“谢谢你的提醒，罗慕洛！”不幸的父亲提高声音说，同时打起了精神，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好的与会者，这样以自己个人的苦闷去影响在座的人，是有失礼貌的。“谢谢你的提醒！《普劳图斯寻访记》这个故事，就是今天我要给各位宽容大度的听众讲的。”

“还是干脆叫《普劳图斯窃夺记》吧！”一个讥刺的声音叫道。

而波吉约对说这话的人睬都不睬，继续说着：

“但愿这个故事带给各位快乐，同时使各位看清楚，我的那些覬觎者加在我身上的指责是多么不公平，好像我发掘出来的那些古典作品手稿，是我用某种不高尚、甚至犯罪的手段弄到的——说得粗鲁些——就是我偷来的。这真是天大的谎话呵！”

周围起了一阵轻轻的笑声，起初，波吉约对此不以为然，一本正经的样子，但末了也忍不住跟着笑了起来。要知道，像他这么个老于世故的人当然明白：哪怕最荒谬的成见，要想连根儿拔除也并不容易。

“我这故事，”波吉约模仿着意大利短篇小说开篇惯用的那种冗长的故事梗概介绍，“讲的是两个十字架——一个重的，一个轻的；和两个蛮女子^①——一个试修女，一个修女院院长。”

“好极啦，波吉约，”一个邻座的人打断他，“又是薇斯塔^② 忠心的日尔曼女祭司那样的吧！你在那篇令人赞叹的《旅行书简》里，写

① 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惯称日尔曼人为“野蛮人”。

② 薇斯塔，罗马神话时的女灶神。

她们如何跟水泽女神一般守护着利玛河畔的矿泉——我敢当着众位缪斯起誓，这是你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它如今正成千上万地在整个意大利传抄着呐……”

“我那不过是故作夸大之词，迎合各位的口味罢了。”波吉约打趣地说，“不过，伊波利托，作为忠贞美德的崇奉者，你仍然会喜欢这个蛮修女的。我就开始吧。”

“高贵的科斯慕，在那些我们着手斩去由旧教会变成的九头怪蛇^① 多余的日子里，我正好在康斯坦斯^②，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最高教皇会议的伟大工作。闲暇的时间，我一部分用在上剧院消遣，看咱们时代的信仰、科学和政治连同教皇、异教徒、骗子手跟妓女，如何拥挤在这座德意志帝国城市小小的舞台上；另一部分时间，则用来访求散佚在附近一带修道院里的古典作家手稿。”

“经过了四处奔走追踪以后，我得着了一个近乎肯定的推断：有一批普劳图斯手稿，不知是作为遗物呢还是当抵押品，从一个破了产的圣贝来狄会修道院，流落到了附近一个修女院女持手里。一批普劳图斯手稿！你试想，我高贵的恩人，在当时，在那位伟大的罗马喜剧家现存的很少一点手稿已经挑起了极大好奇心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我为此夜不成寐，你不会不信，要知道你，科斯慕，也跟我一样，对那个已经沉沦的世界遗留下来的废墟瓦砾，怀着极大的热诚，因而经常给我帮助。我恨不能丢下一切马上赶去，要知道在那个修女院里，不朽的普劳图斯不是给人带来欢娱，而是在一个卑劣而黑暗的角落里发霉腐烂！然而不巧，那正是一切人的心全关注着教皇选举这件大事的时候，与会主教们的注意力刚开始被圣灵集中到奥托·科隆纳的功绩和德行上，在这当儿，随从人员

① 希腊神话里被大力士赫克利斯斩杀在勒尔脑沼泽的九头怪蛇。

② 康斯坦斯，地中海边的德国城市，靠瑞士边境；1414—1418年，在这里举行了第十六届最高教皇会议，会上结束了天主教的分裂局面，选举了一位教皇代替以前相互争斗的三位教皇。

的奔走张罗是一刻也缺少不得的，作为这些人中的一员，我自然也就无法脱身了。就在这当口上，我由于一时兴奋，竟在我的一个助手面前失言道出了一个伟大发现的可能，正好这是个不诚实的家伙——遗憾的还是咱们的同胞——他于是想赶前一步，来个捷足先得，结果呢——这个笨蛋！——不论合法①或是不合法②都没有把手稿弄到，反而引起了尘封着普劳图斯的那个修女院院长的疑心，使她对自己过去一无所知地占有着的宝藏注意起来了。

“终于，我腾出手来，不顾面临着的教皇选举，只叫人到时候把这一世界大事的结果给我送个信，就匆匆骑上一头快骡去了。给我赶骡子的是驻库尔的主教带到康斯坦斯来的随从，雷迪亚人③，名叫昂塞利诺·特·斯比亚加。他没有迟疑，就接受了我的雇用，我们谈妥给他的报酬其实是很少很少的。一路上，我脑子里想的净是些开心的事情。蔚蓝色的天空，从北方吹来的清凉宜人的夏风，花钱不多的旅行，教皇选举中已经克服重重困难，以及发现古典作家手稿即将带来的最高的享受，等等。这些上天施加于我的恩惠，使我说不出有多么畅快，我仿佛听见缪斯女神和着天使们一起歌唱。可是，我的那位随从昂塞利诺·特·斯比亚加，他的情形却跟我刚好相反，我觉得他好像一直沉湎在闷闷不乐的思索中。

“我自己是很幸福的，出于对人的爱，就想使他也幸福起来，或者至少让他开心一些，于是想出各式各样的谜语给他猜。大部分无非是从老百姓熟悉的圣经故事里挑出来的。比如，我问他：

“‘你知道那位大使徒从希律王的监狱中得救的经过吗？’”
他答道，他在托萨那使徒教堂看见过描写这段故事的壁画。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阿尔卑山区中部雷迪亚地方的居民。这人的德文名字叫汉斯。

“听好了，汉斯老弟！”我继续令他猜，“上帝的使者对彼得说：穿上你的鞋跟我来^①！彼得跟着他，经过第一道岗哨，又经过一道岗哨，出了大门，再穿过一条巷子，但彼得却没有认出他是上帝的使者。后来，这个带路的人和他分手了，他才一下子恍然大悟，说道：这下我明白啦，是主的使者在引导我呵！汉斯老弟，圣彼得他怎么会一下子突然明白过来，确信给他带路的那个人就是上帝的使者呢？你要是猜得着，就告诉我。”

“昂塞利诺想了好一会儿，然后摇摇他那固执的鬈发的头。”
“听着吧，汉斯老弟，”我说，“我自个儿来解开这个谜。彼得认出上帝的使者，因为他给人带了路，没有问人讨酒钱！这可不是凡人做得出来的。只有天神们才会这样！”

“老百姓你就别打算跟他们开玩笑。在我刚才那句杜撰的打趣话里，我的小汉斯竭力寻找着我是不是有什么意图或者暗示。”

“可不是，老爷，”他说，“我差不多是白送你赶路，而且也不会向你讨酒钱，尽管我并不是上帝的使者。你知道，我自己也急着要去摩纳斯特林根，”他说出了我要去的那个修女院的名字，“在那儿，明天，盖特露苔就要让人家给她束上腰带，用剪刀剪去她那金黄的头发了。”

“这个强壮的小伙子，血管里可能流着几滴罗曼斯人^②的血液，本来言谈举止都给人一种天然的端庄持重感觉，现在却眼泪汪汪，大颗的泪珠滚过他那晒得黝黑的脸膛。”

“原来是个叫丘彼特的情箭^③射中了的不幸的情郎啊！”我失声叫了出来，接着，就让他给我讲了个简单、但是并不容易明白的故事：

“他跟主教大人来到康斯坦斯，一时没有事做，就想在附近找

① 见《新约全书》中《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② 指操罗斯语系的意大利或法兰西等民族的人。

③ 罗马神话里的爱神丘彼特手执弓箭，被射中的男女堕入情网。

点木匠活儿干干。他在修女院里找到了工作，后来就认识了住在近旁的盖特露苔。两人要好起来，彼此都喜欢，常常待在一块儿。

“‘但完全是规规矩矩的，’他说，‘要晓得盖特露苔她可是个好姑娘啊！’

“可是后来，她突然躲开了他，并不是爱情有了裂痕，而像是有什么必须谨守的誓约到期了。随后，他打听确实，原来她要进修女院了，明天正式入院。他就是赶去参加她的入院落发仪式的。他要亲眼看看，这样好使自己相信，一个诚实而绝无怪癖的女孩子，真的会无缘无故地抛弃她真心爱着的男人，仅仅为去做修女；再说，盖特露苔那么活泼天真，充满了生命力，做修女也绝不适合；同时，根据她平素的言谈——这就更加奇怪了——她对做修女不但毫无好感，是呀，甚至是讨厌和害怕的。

“‘叫人简直想不通！’悲伤的雷迪亚人最后下结论说，并且告诉我，靠着上帝的慈悲，他的恶晚娘不久前死了，把占去他父亲的房子为他空出来，正如他老父亲的怀抱现在也为他张开了一样。这么一来，他的小鸽子就可以有个温暖的窝了；可是谁知她为什么却宁愿进那笼子里去。

“讲完，汉斯又陷入了忧郁的沉思，固执地一言不发，直到我问他，那个修女院院长是何等极端人，他才回答：她是矮小丑陋的女人，不过做女主持倒是挺能干的，她恢复和整顿了修女院废弛已久的秩序，使其兴旺起来。她出身于阿巴迪·克拉家族，但一般老百姓只叫她‘小布里基特·特·特罗根’。

“终于，修女院在一色的葡萄林中出现了。这时候，昂塞利诺请求我让他留在道旁的一家酒店里，他说他只想再见盖特露苔一面——在她穿修女衣的时候。我点头同意，并让他把我从骡背上扶下来，以便不慌不忙地朝前面的修女院信步走去。

“那地方，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在院前空旷的草地上，横搁着一个大家伙，像拍卖或是展览，但看不清到底是什么。一个头戴铁盔

的丘八，时不时地吹两声发出噪音的喇叭，这只破喇叭，可能是从战场上拾回来的，也可能就是院里的圣器。那位女院长被修女们簇拥着，围绕着她和那个四不像的传令官——他裤子稀烂，紧身上补丁迭着补丁，光脚丫露在破靴子外面——随随便便地站着世俗老百姓和其他修道院的出家人，形成五颜六色的一圈。这儿那儿，农民中也夹着个把贵族——在这个叫特罗根的德国地方，这样的小爵爷真是多不胜数——但还有行乞歌者、吉卜赛人、流浪汉、妓女，以及被教皇会议吸引来的其他三教九流人等，也混在这群少见的观众中间。只见他们一个接着一个从人堆里挤出来，到场子中间去举那个横在地上的大家伙，走近了，我才看出这是一具古老硕大得叫人害怕的十字架。看样子沉得很，要知道就连最有力的汉子，举在手里不大一会儿也摇摇晃晃，要不是旁边的人赶快七手八脚上前托住抗住，就准会一下子重重地摔在地上。随着每次失败而来的，是一阵又一阵的喝采和讪笑。而那个女主持更是得意忘形，一则为了她那圣物的巨大重量——我这才开始明白人们聚在这里干什么——同时也可能是多喝了院里酿的葡萄酒的缘故，眼下她们就那么毫不拘礼地捧着盛酒的大罐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呐。这当儿，女主持着了魔似地在新剪过的草地上来回蹦着跳着，为了使那个鄙俗的场面更加俗不可耐。

“凭着圣母玛利亚的小腿肚起誓，’那放肆的婆娘高声叫着，‘俺们故世的阿玛拉斯薇塔公爵夫人的这十字架，任何人也别想给俺举起来或者扛走，就连最壮实的小伙子也不行；可是瞧明儿，小盖特露苔却要像拈鹅毛球儿似地把它扛起来。只要那小妮子不惹我生气！我主你显灵吧！我小布里基特就说，诸位，俺们这个圣迹已经有了上千年历史啦，可是却跟刚出现一样新鲜！真是百灵百验，所以明儿个，俺敢起誓，也一定不会出岔儿。’——显而易见的，这位能干的女主持是大白天多喝了两杯在说瞎话。”

“我把这可笑的情形跟我在亲爱的祖国类似的经历联系起来，

开始明白了这是个什么把戏——一小时后，我进一步弄清了情况，所得出的结论就正好不出我所料；可是蓦地，我的思路被一声尖厉刺耳的叫喊打断了——那个身穿白色修女衣的小丑，面孔通红，闪着一双愚蠢而狡黠的细眼睛，向上翻起的鼻孔小得几乎找不着，还生着一张和鼻子隔得很开的大嘴，她冲着我喊：

“喂，那边那个耍笔杆的威尔斯人^①！’我那天穿着旅行便服，但从相貌仍可看出是干哪行的。

“上前来，给俺举举已故阿玛拉斯薇塔公爵夫人的十字架！’

“周围的人忍住一肚子笑，一齐把目光射到我身上，为我闪开道，并按照阿雷曼尼人^②的风俗三推两拥把我推了上去。可我呢，朋友们，就只好让他们看我两条你们知道的短小瘦弱的胳膊，请你们原谅。”讲到这里，波吉约伸出自己的胳膊来晃了晃。

“那无耻的婆娘就仔细地瞧了瞧我，喝道：

“‘可你手指头儿倒是挺长的呀，你这无赖！’

“的确，由于成天地抄抄写写，我把手指锻炼得又长又灵活。可是周围的人却发出一阵狂笑，我不明白他们笑的什么^③，但总感到受了侮辱，就把它记在女主持的帐上。我忿忿地扭转身，转过近旁的修女院，发现院门洞开着，就径直走了进去。院里的门窗屋顶不是时兴的尖拱形，也没有愚蠢的法国式雕饰，而是高贵的圆拱形，这使我心里重又充满了宁静。慢慢地，被面前的塑像吸引着，我顺着圣堂的正殿向前走去：在一个很大的壁窟里，由窟顶射下来的光线照着，从神秘的朦胧中显现出一组有着特殊魅力的形像。走近了，仍是那样动人。像上一共两个人，由一具十字架连着；这十字架，跟外面草地上让人参观的那架，不论大小或是形状，都是一模一样，其中定有一架是仿造的了。一个魁梧的女子，头上顶着刺冠，

① 威尔斯，日尔曼人对意大利或法国人的称呼，也是异族人或蛮夷人的意思。

② 这里指德国人。

③ “手指头儿长”为德国民间俚语，意即做小偷，波吉约为意大利人，故不解。

几乎是趴在地上，用两条粗大的胳膊把十字架扛在自己宽厚的肩上，但仍是支撑不住的样子，这从她那打衣服里突现出来的膝头就可看出。在这个摇摇欲倒的女巨人旁边，另外有个矮小一些的女子，可爱的头上戴着小花冠，满怀怜悯地把自己窄窄的肩膀凑到那无法承受的重负下边。塑这像的那位大师，也许是有意地，但更可能由于艺术手段贫乏，把塑像的躯干和衣著处理得如此粗率，仅在那流露着绝望与怜悯的头颅上，用出了自己的才能和心力。

“我这么着迷地欣赏着，向后退了一步，想找个光线好一些的角度。可是瞧，在那边，正对着我，靠塑像的另一面，跪着一个年轻女子，看模样是本地人，一个附近地方的村女，身材几乎与像上的公爵夫人一样魁梧，白修女衣的头巾披向脑后，盖着重甸甸的一条金黄色发辫和那结实然而苍白的颈项。

“她一直潜心地祈祷着，在我看见她以后才发现我，赶忙站起身来，抹去眼里痛苦的泪水，准备离去。可能是个试修女。”

“我唤住她，求她把雕像给我说明一下。我是一位到康斯坦斯来参加教皇会议的神父，我用结结巴巴的日尔曼语对她说。可是我这个申明，对她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印象。

“她告诉我，像上塑的是位娘娘，或者说公爵夫人，这座修女院就是她创建的，她起了誓要来出家做修女；头顶刺冠，肩上扛着十字架。

“‘人家说，’姑娘沉思着继续往下讲，‘她是大罪人，犯了药死亲夫的重罪，可她出身又那么高贵，世俗的公理一些儿动她不得。这时，是主感动了她的良心，但她却对自己的灵魂得救完全失去了信心，陷在极度的痛苦中！’

“然而经过了长时间的苦苦忏悔，她得到了神的启示，她可以得救了！就让人造了这么具硕大无比的十字架，重得连时下最有力的汉子也别想一人扛动。她自己呢，当然也会给压倒的，要不是圣母玛利亚发了慈悲，现身用自己那有神力的肩头代她抗住的话。

出：“金发的日尔曼女郎讲的自然不是我这些词儿，而是一些更简单、甚至粗俚的字眼，要想从日尔曼语译成咱们文雅的多斯加那语就定会显得村俗怪诞，同时也和她那倔强的蓝眼睛里流露的崇高表情以及当时我眼前那粗壮、然而俊美的面庞儿极不相称。”

“‘这故事倒也可信！’我自语说，因为在十与十一世纪之交那个黑暗的转折时期，一个蛮贵妇人这样的举动应该说是合情合理、不足为怪的。”

“也可能是真的呢！”

“就是真的！”盖特露苔断然地肯定说，同时用阴沉而虔信的目光，望了望那尊塑像，又准备离去；我再一次唤住她，问她是否就是我今天的向导汉斯给我讲的那个盖特露苔。她，毫不忸怩、甚至是神态自若地回答说是的；与此同时，一丝微笑，跟一脉游动的光一般，慢慢儿从她粗犷的嘴角扩展到了整个面部——在这幽闭的修女院中，她那黝黑的面庞儿已经开始变得苍白了。

“她沉吟了片刻，然后说：

“‘我知道他会来，来看我穿上修女衣；我觉得这样很好。他亲眼看着我剪去了头发，就可以快一些把我忘记。您既然正好在这儿，大人，那我就求求您。等他跟您回到康斯坦斯，请您对他提一提，让他知道我为什么在跟他——’她的脸几乎察觉不到的唰的一下红了，‘跟他正大光明地按照本地的习惯相好以后，又突然拒绝了他。我曾经不止一次想对他讲清楚，但最后还是咬了咬嘴唇，忍住没讲，要知道这是我和圣母玛利亚私下约好的事，随便就唠叨出来可不成。可是对您，一位本来就掌管圣事的教会中人，我就可以讲出来不算泄密。请您到时候讲给他听，您觉得怎么讲好就怎么讲。只要他不把我当成个轻佻女孩子，当成了忘恩负义的人，并且这样记住我一辈子就行了。’

“‘我自己的事可是无法挽回了。在我还是不懂事的孩

治不好了。我一下吓住了，要是这世界上留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出于恐惧和对母亲的爱，我把自己许给了童贞的圣玛利亚^①，条件是她使我母亲活到我满二十岁或差不多的年纪。圣玛利亚真这么作了，我母亲直到上个圣体降临节才过世，那会儿汉斯正好在修女院干活儿，母亲的棺木就是他帮忙做的。我这时候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爱上他又有什么奇怪呢！他人好，又不乱花钱，威尔斯人多数是这样，所以山那边^②的人都夸他们又谦逊^③又知理^④。并且，我们还可以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谈心。因为我爸爸，一个强壮勇敢的汉子，曾经送一个胆小体弱的商人到山那边去过好多次，这差事他可不吃亏，他从那边学回来了这么一句半句威尔斯话。汉斯唤我‘可爱的姑娘’^⑤，我就管他叫‘小可怜的’^⑥，而且听起来都一样美，虽然我并不因此就说咱们本地对心上人的称呼不好，只要它们是打心眼里叫出来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我许的愿到期了，每次晚祷的钟声都提醒着我。

“常常地，我脑子里像有个声音在悄悄说，比如：一个纯洁无罪的女孩子未成年时许的愿绝不容你翻悔！或者：难道你想叫如此仁慈的圣母白白地救活你母亲吗？我自己也觉得：诺言总归是诺言！守信用才能使买卖做得久长！圣母她既然说到做到，我也不好失信。没有信用跟信任还成个什么世界呢！我死去的父亲怎么说来着？咱们对魔鬼也要说话算数，他说，更何况对上帝。

“您听明白了，大人，这就是我的想法！自从为那位娘娘背了十字架后，很久以来，圣玛利亚就同样帮助所有试修女，因而使进

① 意即许愿做修女。

② 指瑞士境内的意大利语区。

③ 原文为拉丁语。

④ 原文为拉丁语。

⑤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⑥ 原文为意大利语。

她修女院的人越来越多。代试修女扛十字架已成了她习以为常的事，她想都不用想就会这样作。我九岁上，就亲眼看见小莉丝·封·魏菲尔顿——一个病弱的小儿，也因为许了愿——怎么把这几百斤重的大十字架扛在她那溜肩膀上，一边还欢蹦乱跳呢。

“我于是对圣母说：你若要我，那就把我收去！虽然我，如果我是位圣母而你是盖特露苔的话，也许不会把一个小孩子的话当真。然而尽管如此，诺言还是诺言！不同的只是：那位娘娘本来重罪在身，进了修女院自然轻松舒畅；可我在这里却苦极啦！圣母呵，既然你肯为我背十字架，那么也减轻一下我内心的痛苦吧，不然我会不幸的呵！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不能使我的心得到宽慰，那就不如让我在众人面前现眼出丑，叫十字架压死在地上的好！”

“眼见着这些憨直的念头，慢慢在盖特露苔年轻的额头上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我不觉狡猾地笑了。”

“一个聪明一些的女孩子只消这么踉跄一下就可以万事大吉啦！”

“顿时，我看见盖特露苔那双蓝眼睛里怒火直冒。”

“您是说我会做假吗，大人？好吧，要是我不老老实实地使出两条胳膊的全部力气扛十字架，那就让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临终时给我报应好啦！”说着，她举起两条胳膊，激动得仿佛十字架已经扛在肩上，使得她那修女衣和衬衫的长袖管滑到了肩膀上。这当儿，我像一个佛罗伦萨人会做的那样，细细地瞧了她那两条俊美的少女的手膀，领略着艺术欣赏时所有的快乐。她发觉了，额头一皱就背转了身子。

“她走以后，我在忏悔椅上坐下来，手捧着额头想呀想呀——确实不是想那蛮女孩子，而是想我们那位罗马古典作家。骤然，我的心欢腾雀跃了，我纵声高呼：‘感谢你们，在天不朽的神道们！喜剧缪斯的骄子这下总算赐给了世界！普劳图斯到手了！’

“朋友们，造化之神力保证了我获得成功。”

“我不知道，亲爱的科斯慕，你对圣迹之说有何看法？我自己呢，倒是挺随和的：既不盲目相信其有，也不粗暴断言其无；要知道我自己讨厌那种专断的人，他们对于一个为迷信的浓雾围绕着的无法解释的现象，不加考察、不加分辨，要么一古脑儿统统相信下来，要么同样地一古脑儿全部否定掉。”

“在眼下这一事件里，不可理解的事实与欺骗，我相信是兼而有之的。”

“那具重十字架是真的；一个非凡的犯罪女子，一个蛮婆娘，也可能凭着绝望与虔诚的巨大力量，确实扛动过它。然而这样的事情不会一再重演，而是几百年来就被虚伪地、猴子学人似地模仿着。谁承担这一欺骗的罪责呢？盲目的信仰吗？牟利的打算吗？一切的一切，都让年代的永远淹没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今摆出去叫人参观的那具古旧发黑的可怕的十字架，跟过去许许多多单纯无知或参与共谋的试修女、以及那个病弱顽皮的小莉丝在她们入院时扛过的那架，乃是用不同的木料做的；当重的那架在外面的草地上给人看、给人举的时候，那架骗人的轻的却严严地锁在院里的不知哪个角落里，等着明天掉换真的一架，蒙混群众的眼睛。对于这具骗人的假十字架的存在，我深信不疑，诚如我对自身的存在毫无怀疑一样；这给了我一张王牌。至于我的另一张王牌，那就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给我的。”

“革除三位教皇，烧死两个异教徒，并不足以使教会得到改革；因此，康斯坦斯教皇会议组成了两个委员会，一个负责继续进行改革工作，另一个则负责清除教会里存在的各种流弊。就是这么一个委员会，由克利斯提安西姆斯·甘森博士与皮尔·德·艾黎阁下主持，我偶尔也参加动动笔头，在着手做修道院的整顿工作。那些不可靠的婆娘一手搞下的这类危险的骗人圣迹，以及修女们的阅读情况不良等等，就是该委员会所要过问的。不过，顺便提一下，在那两位法国人手里，工作进行得拖沓而拘泥死板，叫我们意大利人